

“9·5”泸定地震

见证者

抗震救灾一线采访中，
那些难忘的事

9月5日12点52分，甘孜州泸定县发生6.8级地震。震后第一时间，华西都市报、封面新闻8位记者兵分多路，挺进灾情严重的泸定县和石棉县。

在抗震救灾一线，他们是见证者和记录者，也是震后生产、生活的亲历者。

今天，他们再次用文字“手记”的方式，将他们在灾区的真人真事、真情实感，讲给大家听——



记者伍勇徒步进入灾区。



记者陈远扬(右)采访“绝壁”掘道挖掘机手王令。



记者杜卓滨准备乘动力橡皮艇渡过大渡河。



记者肖洋乘坐动力橡皮艇渡过大渡河。

深夜 大渡河上的“最美跪姿”

| 记者 肖洋

为了扩大视野，动力橡皮艇前举手电筒的消防员跪靠在艇内。这一跪，就是近40分钟。

“9·5”泸定地震，雅安市石棉县受灾严重，其中王岗坪乡、草科乡等地交通中断。要往灾区深处走，最开始只能通过新民的码头，走水路强渡大渡河。

渡河后的目的地，是十多公里外的王岗坪乡一个临时集结点。道路中断后，当地将路边护栏挖开，形成了一个临时码头，用以转运伤员和运输救援人员及其物资装备。在最开始的一段时间里，所有救援力量想要进入灾区深处，都必须从这个临时码头上岸。

夜间想要渡过大渡河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晚上10点半

左右，大渡河上起了雾，为防止迷失方向，一艘橡皮艇往往需要两名操作员：一人在前方举起手电筒，照亮方向；一人在后方守着操纵杆，控制方向和速度。

橡皮艇驶离新民码头后，沿岸灯光逐渐变得微弱，航行安全和航行方向全靠艇前的手电筒保障。为此，艇内的人会不断提醒艇前的人修正手电光的方向。艇内有积水，乘坐橡皮艇，大家多采用蹲姿。为了将手电举得更高，艇前的消防员不得不侧跪靠在艇内，以便灯光照得更远，后方操作员视野更好。而两个码头之间有十一二公里，动力橡皮艇需要航行近40分钟。

大渡河河道很宽，有很多弯，如何才能不在河中迷路，是一

个技术活。凉山州森林消防支队的两艘橡皮艇，已在大渡河上往返多次，两名操作员熟悉整个河道情况，因此航行比较顺利。

当再次看到岸边的灯光时，王岗坪的临时码头也就要到了。随着离岸边越来越近，灯光也越来越耀眼，那是站在岸边的救援人员纷纷举起手电筒，为过来的船只照明。

当晚，有多支消防救援力量从新民码头出发，渡过大渡河，在王岗坪乡临时码头上岸。除两名橡皮艇操作人员外，一艘橡皮艇最多只能运送4人，因此，大渡河上船只往来频繁。有消防员告诉我，9月5日晚到6日凌晨，有超过500名消防救援人员渡过了宽阔的大渡河。

我在地震灾区见到的“90后”

| 记者 陈远扬

“9·5”泸定地震发生后第二天，我抵达灾区。在康定，我见到了地震发生后泸定诞生的首个“地震宝宝”的爸爸。

他叫杨晓东，1992年出生。地震发生前，他与家人在山上摘核桃，怀孕的妻子一个人在家。地震发生后，山体垮塌导致道路中断。担心妻子，杨晓东翻山越岭一个多小时回家寻妻。地震时，妻子被震塌的墙壁砸中了背和脚。庆幸的是，邻居们发现得早，把她从废墟里救了出来，并送到了海螺沟卫生院。一个受了伤的临产孕妇，卫生院医疗条件有限，甘孜州人民医院派来救护车“接力”。最终，震后第6个小时，杨晓东的儿子出生了，母子平安。

这是震后泸定诞生的首个“地震宝宝”。取个啥名呢？望了一眼病床上的妻子，杨晓东有些

哽咽地说：“现在我只关心她好久能恢复，其他的后面再考虑。”

90后爸爸杨晓东，让我感受到了平凡家庭的亲情和爱情。而绝壁掘道的“90后”挖掘机手王令和唐鑫，让我感到佩服。

王令出生于1992年，来自达州万源。1997年出生的唐鑫，来自云南昭通。两人都是为了修建雅叶高速康定过境段来到甘孜州。

地震发生后，磨西镇到海螺沟景区的道路因山体垮塌而中断。两人所在的项目部第一时间组织人员和车辆赶往现场抢通。

见到王令和唐鑫时，两人都坐在驾驶室内休息。王令看上去比实际年龄更大，唐鑫却长了一副娃娃脸。

第一次见到要抢通的路，王令也“大吃一惊”。地震引发的塌方，将沿山而建的盘山公路整体掩埋，最严重的，几乎与山体形成

一个整体斜面，完全看不出路。

唐鑫淡定一点，但他也坦言：“说不怕是是不可能的。”

在绝壁抢通任务中，王令开着挖掘机在前挥舞着铁臂，疏通险情。唐鑫紧随其后，负责将挖掘机身后的山石和泥土铲平，清除路障。

采访中，唐鑫给我看了他的微信朋友圈。出发前，他写下了“这一定是我这辈子到目前做过最有意义的一件事。泸定加油，我们来啦”。但之后，他却没给父母说抢通任务的艰难，“怕他们担心。”

王令不一样，他把这几天的经历都讲给妻子听，“两口子不应该瞒着，她也一直在给我说要小心点。”

“哪有什么岁月静好，只不过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。”这些天的所见所闻，让我对这句话有了更深的理解，也对“90后”有了新的认识。

震后重来，生活继续。

“这才是孩子们最应该追的星”

| 记者 伍勇

9月6日，震后第二天，我跟随医疗队伍徒步挺进雅安市石棉县草科乡。当晚，住在草科乡中心小学安置点。这里还住着119个孩子。

次日凌晨，4.5级余震来袭。一声巨响把我惊醒。有人说，是一块巨石从山上滚到山谷。旁边的帐篷里，传来孩子们的啜泣声。老师们走进帐篷轻声安抚。大约半个小时后，孩子们又睡着了，四周再次安静了下来。

8日清早起床，洗脸时，见一个小男生坐在教室阶梯上，头埋

在双腿之间，哭得很小声。

我正准备上前，只见一个高年级的男孩跑过去，摸了摸小男生的脸，又慢慢把他抱在怀里，轻声说：“没事，别哭别哭。”

其他孩子也跑过来，大家围在一起，三言两语安慰着小男孩。

下午，消防员到了。孩子们乐开了花，早上还在哭的那个小男生也在笑着。他们把消防员团团围住，要签名。见我在拍照，一对双胞胎小女孩把手中的笔和纸递给我。

“叔叔，可以帮我签个名吗？”

“叔叔不是消防员，我给你们拍几张照片。”

“但你也是来救我们的啊。”

执拗不过，我只好接过笔和本子，写下了我的名字。后来几天，每当我回到学校安置点，这对双胞胎小女生都跑过来，拉着我陪她们逛操场。我的身边也就多了两个“小跟班”。

老师说，地震发生了，全校师生都安全。看见救援人员来了，他们就更踏实。孩子们找消防员要签名，他们很支持，因为“这才是孩子们最应该追的星”。

如果那晚我们跑慢了10秒

| 记者 杜卓滨

9月5日晚上9点过，震后第9个小时，我和同事两人在无尽的黑暗中，驾车驶上大渡河畔的县道，连夜进入雅安市石棉县王岗坪乡。

沿途，我们凭借着车子微弱的灯光，躲避着路上的坑洞和不时从山上滚落的碎石。

晚上10点10分，在新民乡通往王岗坪乡的路上，大量的土堆将道路阻断。路旁步行求救的居民称，这是地震后从山上滑落下

的，沿途还有很多，已经将进入王岗坪乡的道路阻断。“最危险的地方，滑落的泥石有几百方。”他说。

震惊之余，我和同事打算录点视频传回后方，传递灾区的情况。

突然，路旁山上传来一阵急促的声响，并伴有强风。二次塌方！我们当即往回跑。

大约10秒过后，塌方停止。我们原本站立的地方被泥沙掩埋，厚度达到0.5米。当下我的腿

便开始发软，随后更是颤抖不停。这是我一生中，第一次感受到死亡的威胁。此后多个深夜，我都会问自己：“如果跑慢了10秒，会怎么样？”

9月7日，通往王岗坪乡道路被抢通的消息传回，我和同事再次驱车前往。之前遇险路段堆积的泥沙已清理干净，大渡河在阳光的照射下泛着粼粼波光，那晚的惊悚犹如一场梦。